

待樂

庫文官政太			
	七	和	
	八	書	
	七	門	
五	七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七	和	
	八	書	
	七		
二	五		
〇	函		
八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7873	
冊數	54 (30)	
函號	205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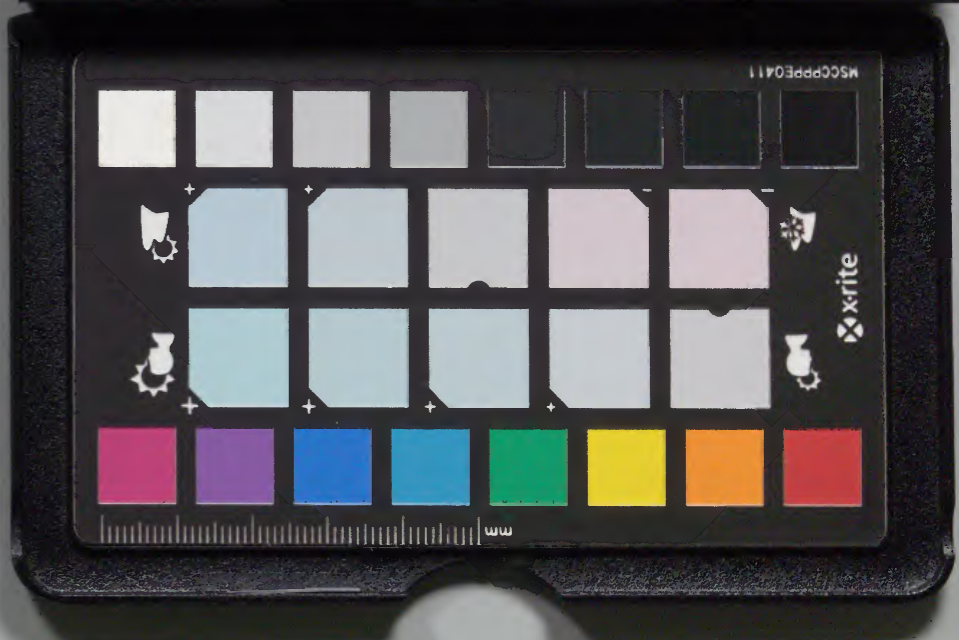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教部省
文庫印

圖書印

文庫印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五

紀行五

戊子自光紀行

慶安元年
五十五首

戊子四月供奉日光山十二日之夜發自江
戶曉遇雨卯時著岩築余曾三十二年前陪
侍台德相公始登山是日駿洲久能山移
葬東照大神君于此山之時也爾來往來
至今十餘度

二十三年東照神吾儕來往事何頻
籃輿吹面

黃梅雨竹扇支頤白髮人

十四日早行渡利根川浮橋

利根河廣影涵虛波面坦平無險阻天子造舟今
不異笑他潦涓借乘輿

是日見路傍青麥

且喜有年迎麥秋無邊穗色與雲侔壠中被夏風

吹動平陸驚看翠浪浮

此晚從行到古河城

土井遠江守利隆爲城主續父利勝家

郊迎台駕敬周巡夏木欣欣雨霽辰令嗣唯今

襲封邑利根河舊壘隍新

古河城賴政曲輪

俗呼城隅爲曲輪按禮記每曲揖讓亦謂庭隅乎

自此至江戶航艇浮利根川順流自江戶至此則避河而外共便於漕運云

賴政何時到坂東遂令壘跡永無窮利根如鏃急

於箭映月猶看射鵝弓

足利基氏依父尊氏旨管領東關八州而據

鎌倉屢有戰功其家老上杉氏執事有力遂

至使基氏子孫稱御所上叔自稱管領亦是

緣京都柳營以斯波細川畠山爲三管領故

耶其後亂兵荐起八州之際割據者不少御
所管領皆衰微近世其後亂之女子在古河
男孫在喜連川共稱御所逮于秀吉公之東
行乃使古河喜連川共為夫婦同居焉賜古
河于武夫云喜連川與古河
相去一里餘
足利從來是一雄上杖扶助立軍功東關御所式
微久草木山川在露中

過小山小山遠結城纔可二里源賴朝卿時
有小山某結城某同出即藤原秀卿
之後共一世之勇士也而
今焉在哉豈不感慨乎

秀卿苗裔兩精兵千歲餘風有感情人世久居雖
必變大名不改小山名

十五日入宇都宮世稱此神者二荒山神之
子也宇都宮額曰正一位
勲一等日光大明神

野洲草木向神風一位勲人所崇昭穆昔時猶
父子二荒社與宇都宮

十六日登日光山

老晚強扶為此遊仰瞻木末時宮樓雲間黑髮笑
何事山不白頭入白頭

是日亭午後 青油幕入山 絕巖雪味消

太旆凌雲泉右開巖瞻斗仰殿門陔雪山却是時
東域輕重祇緣人去來

十七日例祭

此日幸逢梅潦晴衣冠於漢既遊行吾儕信敬可
嚴畏神在輿中見倚衡

此時摘腸淡君所詠日光山東照官三十

三周忌四月十七日祭禮之高歌未字

仙蹤已過三十歲靈輿遊時山雲霽歷代國忌立

下風終身喪餘如在祭

十八日快晴 大樹詣宮有法華八講 第五卷

碧瓦朱甍深谷涯簪裾座上映袈裟夏山朝暮現
天女不雨黃梅只雨花

八講第五卷日行道

此身與法不相離何故常隨仕阿私辛苦芬陀傳
受後靈山一會儼然時

又

為求法寶尚勞劬龍女奉持無價珠洒掃侍陪皆

老懶拾薪汲水愧浮屠

八講初後兩日行香

何世天人配寶薰衣冠鶴立繞成群若非桂子月中落定是椒蘭霧裏焚

漫摘脇淡收法花八講倭歌末字

列國攀躋二荒嶠恭敬瞻仰拜靈廟漁嵐吹度樹林間玄義岩窟同一妙

次韻下分泉藤羽林為景二荒山齋筵詩

云山中有佛法僧鳥

劍佩衲衣同一會講經朝暮雨花檐尊前唱偈緝金字掌上行香珠玉奩膩膩太車牛吼座聲聲三寶鳥窺簾箇中交際是方外元在青松周在濂

飛鳥井前亞相藤君有日光山東照宮三

十三回忌之佳詠漫撮其末字以為韻綴野

詩一絕呈焉

三十三周日月徂冕衣毳衲澗溪途白雲深處青雲出講席天花郁郁乎

十九日雨降藥師堂法華曼荼羅供大樹

詣堂

深山氣候有晴陰杜宇依佈三寶音本地堂頭看活佛誰知還死法華心

遙拜石高顯

不泐不磨千億年箇中分座二金仙雲根地骨元皆石化作長星飛上天

三佛堂

彌陀左右馬頭千手

造營破費萬千工安養補陀同座中妄把三光比三佛山堂亦是梵天宮

賴朝堂

未詳其所起也蓋賴朝擊與州藤原泰衡時折于宇都宮神在彼綠起中由是日光山中亦有此堂欵○勝道開山時以二荒為補陀落其倭訓音轉近也

源氏威風一旦揚東關草靡入鎌倉髻中掌頂觀音像又陟補陀居此堂

是行也寄宿于緇荷河邊矮屋二間猶幸向陽子先行少少補治之裁可以容安而已經五日以後移僑于坊內與向陽所信信為接鄰充便於來往

輕輿澗道阿，阿月雨屢經過。桑下戀三宿，樹陰汲一
 河。惡岩蹲踞，虎盤坡屈蟠。地似徒葛仙，宅未安邪
 子。窈緝園幽事少，銀氣覲貪多。鬼眼白如許，孱顏
 青只麼未看聞。唄鹿每打報，更鼉幸被杜鵑促。飯
 歟聊感歌。

在山時時驛吏得家書，便聞其平安。報我無
 恙，因以老杜所謂家書抵萬金為韻賦五絕。
 句粗記山中所見云。

白雲捧出錦袈裟，木客桑門躑躅花。移得淨瑠璃

世東翠微連，處藥王家。

谷飲岩栖只草廬，觀金逐歲得贏餘。一經一咒直
 無價，塵視人間辛苦書。

佛為他奴拜首，替汚吏支給細鹽米。施僧會如烏
 鵲群，崑山豈啻珠玉抵。

車馬滿山雷震奔，烟霞泉石揚塵盆。百味盛膳供
 伊蒲，笑殺何曾纔食萬。

匠者入山爭嶮心，樹林水鳥亦喧音。尋思蕭衍有
 功德，粧飾多多丈六金。

又和家字韻

曠野平原蒼莽遐朝朝東海見紅赧胸中袖裏有
陽里萬卷文房是我家

三寶布施

追善當時布施加分明真俗共紛奢三輪清淨須
休說細載黃金知幾車

東照宮粉墻石階下尤有朝鮮所貢之鐘鏤
銘以記之因架焉其右有中山國主所獻大
銅燈籠亦架焉

東照靈威播異方兆民欲敬德猶昏龍燈傳自琉
球海鯨韻吼從韓嶺霜

若狹羽林以公命携向陽赴日光山先余行
五日今復後余而留二日多於先後余者共
七日是為令觀齋會所終始而筆之于書故
也余不能不深思甚愛也然公事綴固可

不勤勞乎

橋梓同行互後先目前膝下意相憐半宵灯火尋
常際一日黃河五百年

次韻了的山管橋絕句

山上泉簾流作河，卧波橋影似龍蛇。莫言寂寞無人境，脚底雷聲自此過。

二十六日余從若狹羽林而出山，此夕宿于

鹿沼，距日光七里許。

同出，月光俱早行，道傍夏木漸繁，榮縮懷靈固有池，沼不聽，啾啾不見華。

道中有所見

菱舍行過跡已陳，風遠雨往馬蹄塵。紙今掌內握

又桑垣億兆，臣民奉一人。

二十七日朝過壬生，若狹羽林有室八嶋，倭

歌因取其尾字，以為韻賦絕句呈焉。室八嶋去壬生

三分一里之大分古來以為各蹟

室是壬生蒼莽隈野州，名蹟掃塵埃。八洲風水成文字，歌與煙波共羨哉。

二十九日小盡早行

一片曙雲開，玉繩雞聲初報已。晨興擔夫驛馬奔，相喚炬火夾輿疑日昇。

過千手河橋

入間河下流。千手川又流。爲淺草川。自千手一僅一里許。至東

巖山其側。只下谷其上。有別墅。

別業隔陰森。瞻望慰我心。下流歸淺草。方泳廣猶

深。

歸家不恙偶。思劉靜脩所謂杜鵑解道淵明

語之句。

孟夏遄遄晦日天。一家顏色共欣然。歸來未得陶

潛解獨向庭松聽杜鵑。

若從羽林歸府路。次寄使于函王。告以歸到

且問其無它否。冗中悵意可以見焉。

日光事畢促歸鞍。人與晴天同一歡。嫩竹夏踈和

氣乏不圖枉使問平安。

翌日向陽至。自日光山我喜甚矣。

聞二十四五日法華

萬部二十六七日猿樂若于一番故三四句云爾

老羸未得暫優游。兒輩留山使我憂。獲雜數番娛

衆客。賦緒百萬界。比丘桑弧蓬矢四方。處茅店板

橋三日。郵天性拳拳無可忘。歸來歡拊一時休。

五月朔入營奉謁時獲聽徽音。

慶安萬萬始元年殿閣紅暎仲夏天黑髮名山唯

一髮不離天幕下白雲邊

次向陽子題日光山中詩韻絕句八首
上律詩一首

東照官

威德垂傳社稷功二荒山靜一幽宮皇明乞援朝

鮮貢豈啻英靈鎮日東

四月十七日祭儀

迎神曲闕送神還輿輦衣冠遊此山公昔騎龍望

不及帝鄉遙指白雲間

十八日法華八講大行道

堂面廊腰設法筵宰官緇侶共回旋搬柴運水用

何妙掬月籠烟山上天

八講齋會共五箇日

粉牆紺宇絕氛埃緇白成群喚善哉法服粗時雲

忽漏羽衣舞處雪猶回猿將梵夾出青嶂蟬與

音吟綠槐幸自神風吹煦後幾多花菓一同開

八講開結兩日行香

天女乘雲降碧空寶奩捧到上方宮要須帝釋熏

巴鼻香地芬芬珠網中

十九日藥師堂曼荼羅供

人雖榮達法難通如是妙經方寸中司馬禮儀排
佛事避名不與皓光同

絕頂雪未消

寒崑四月絕巔高小白花山今又遭西域雙林如

鶴髮東剎千里散鵝毛

又有詔使奉幣詩因次其韻

山號二荒如玉簪幣繒官使致天忱享儀及物君

須記主是神明舍是心

又嗣山管橋詩響

山鬼失君名僅殘迎吾岸上碧噴吼曉行人跡有
霜否月照河沙夏尚寒

次六角藤君廣賢二荒山并寂光瀑布詩韻

靈區自古為方鎮雲輿攀躋再開基誰語鬼神幽
昧怪音聳仙佛遺踪奇一山光賁省中幣四海蒼
生口外碑雖信義然非我土武夷九曲慕朱熹

又

山上激湍出，寂光一沬清。石垂泉曳箔，雪漲夏摧瓊。銀漢九天影，金鱗三級聲。見君吟鬢沸，餘滴硯中生。

拾遺藤君資忠者，雲客之髻年也。應命躋

黑髮山，卒事來于武江，其道中有所見之倭

歌，唐絕可以嘉焉。因次其山中絕句韻，以寄

之庶乎勉而不已也。

翠濕衣冠，嵐氣連千章。夏木色參天，曉髮擾擾朶

雲筆黑髮山容在此篇。慶安元年戊子之夏

次向陽日光旅懷韻承應元年

壬辰九月二十二日向陽以官事故從源羽林

君登日光山十月十二日從還其往還間所咏

詩有古有今有長篇有律體有絕句五言七言

共數十首余見其平易妥貼而進於曩時於是

就中次旅懷一首詩韻其他繁不賡焉時是月

十八日也

晚秋下旬雨兩日初快晴促裝葵軒下蓐食旅懷

生國老源次將步騎僕多更二荒山何遠同時亦

同行行厨每伴食發夕且遲明犯曉赴驛路東卒
呀咻訶下弦影既小舉炬宿鳥驚擔夫雖愚濁忍
牲客心清久早奈沮溺只見蚩蚩氓人奉關山真
我慕吟風程奇遇無劉阮體格有祭植一山飾土
木萬夫掃茅荆塗金堂上佛唱相籠中鸚盛膳唯
蒲塞檀越自柳營雖禁辛葷菜却藏骨董羹老臣
勤不倦普請決衆評法制條何紊易案要平平我
留在武府晝夜動至情同氣秩天典靜廬望阿兄
聞閩常窈窕慈淑保玉嬰百家書滿庫不筭斗筲

簾險艱嘗若膽豈啻詩味成

和函三寄向陽於日光山五百言韻

壬辰季秋二十二日向陽從酒井羽林君赴日光
山以官事毋益故也翌日函三賦五百言
詩以呈之且瞻望之且怡懌之余披閱焉不堪
待其棗龜因次韻欲使一子熟視之嗚呼天性
不倫之至情見於詞表云

陰陽千萬化地祇鎮各國何必補陀落虞衡有所
職曾聞景雲年勝道掠白得山中一誅茅誣誘貴

民力泥木與鑄畫梵具稍糝飾雖開泉石徑政道
 却榛塞錫杖飛凌空豈借仙鶴翼謬說淨泉高無
 垢不拂拭眼無雲霧碍心是道場真圓仁相逐來
 建寺本宮側自古二荒神遺蹟護東域祭祀率舊
 章青白幣曳闕兩僧入峰後門多煩惱賊到處寂
 仁祠歷年經始丞神戶為佛供遂使識者惻鬼瞰
 高明否黑髮暗如墨山都聞而驚木客吟欲仆意
 喜四民外禿頂幾千億况又扶掖童自謂已岐嶷
 修爾稱沙彌二毒深不測住持大伽藍句句被佛

翊鍍金諸尊像加之安彌勒往時持氏兒欲匿不
 能陟還擬結城壁寡弱或微式環攻竟沒落東兵
 飢不食羽琴今攀壘洵較最思載連枝獨相指陟
 皓舉其色想像新華堂丹腹鏤粉黑錦樹飄吹袂
 白雲堆滿臆繫日筆可握繼晷燭猶刻日日有風
 便時時相共憶不覺老存至唯悅歸程逼廟堂縱
 峻險須知本在德萬手拈蘭麝相嵐送芬馥有威
 耶有靈幽妙不可識齋會每群飲百榼壘耻慙武
 墨滄浮屠復賜紅紫袂逆豫法中王忘了艱難稽

塵勞破海中昏愚毀山則誰割妖狐心盍劈盲雞
助酸漿石與銅鼠負匠欲殆群燈起日月常被利
慾飽親金挂北斗索朽萬赤及瞽聾早晚開私已
何時克陰捕水梭花陽對石居默烹雪嘲谷簾炊
玉欺垂棘嗟今肯攜手百土不差感清晝每勤劬
白晦聊憇息逆旅事須臾襟期披鬱抑乾健不動
心靜翕利坤畜兼應元年十月上旬

日光山六百言示向陽

五百言詩函三遐想向陽外日光山而過二句

以賦寄之余乃和之遠其還自山而後向陽繼
和之函三又次韻其情景云事迹云相思云親
愛云二子之怡怡實可喜焉余再和且以十韻
增之共六百言剪燭迅筆以示之

杲杲日出處東方君子國皇王昔立極百神受其
職中業有偽教自西來得得尋常值佳境峻誑無
佛力山靈被篡奪胡鬼倏儼飾三才道義廢不見
浩氣塞溟海變桑田太鵬難揚翼寶斂久生鏽匣
水不洒抔醯雞甕同味僉云微生直山在下毛野

湖是中禱側郊原繁茂芻招提備桑域貝多盛琅
函鵬僧踰位闕自叫紫磨身何異黃巾賊并蛙座
上尊乘以金屋丞摩多羅何物鼓舞聞者側白馬
馱上經烏緇袋中墨法比五時弘弊使四民仆菩
薩雖莫妄鬼神終不億唯是和尙質豈及小兒崑
道詞有所窮却稱妙不測盲人夜臨池失杖無引
翹梵宇金皆塗卵塔石以勒幕府一老臣徑繞
羊腸陟秘殿與深院爲草定額式向陽相從行伴
食不鄙食夾路百千夫掃塵三尺軌兩敲落葉聲

山粧暮秋色星彩百前點夜白脚底黑吾儕計前
程舉首勞心臆此般開嶠岩新堂創鏤刻土階與
卑宮堯禹盍追憶石椁有所欲聞昔遭侵逼然不
儉親葬邦君表孝德祭奠時時催何啻黍稷最
謹禮無遺英魂須有識請致頂禮信而遠顏厚恩
嵐吹送明螺雲縫垂衣械貪道求濁富福由多收
猶神聽絮清至人願明哲則勿辭山行難束臙在
筋助雖缺靈運袞戰兢不踢踣醉僧暗雨時添屏
寫月蝕可畏恃檀恩踐厓忽傾仄住持如折薪安

知負荷克常放世智辯無做淵靜默我髻青女霜
吾身赤心棘別來二十日羈中豈疑忒玄冥代蓐
收驛信報消息晦翁遠遊篇武公懿戒柳記得聖
賢訓不驕不吝嗇至此半百韻倏蟲寒唧唧初冬
淡上旬晴天日未長籃輦安穩歸相對喜不惑篋
積一時展坐米解糾纏何不鼓瑟琴背有萱樹殖
凡案書編堆妻祭侍硯北一家兄弟情願學溫可
即嗚呼二荒山魔魅何處匿造化跡昭晰陰陽下
太極明年整嶺否看我鳩杖檜養應元祀十月

喜向陽歸自日光

承應二年四月

向陽奉鈞命季春二十七日昧爽發武江赴
日光山在山二十餘日孟夏二十四日歸家是
行也往還共從羽林源忠勝是亦官命也余雖
愚其為膝下遠遊同一理然莫不日思而倚閭
今歸來無它滿家之慶彌可積善於是賦一絕
春末夏初嘗險難一家天性倍怡顏江城憶得長
安遠人自日光邊際還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五終

二十四日

淡雲入洞日長空
翠木長林葉落
今觀來遊字
林邊外翠共
日與山
...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六

紀行六

癸巳日光紀行

八十七首

承應癸巳孟夏二十日正當

大猷贈大相國之大祥忌有事於日光山余

不往拜故仲秋未跋步登山向陽生呈一絕

以代飲禰其意雖捧鳩杖祝哽饘不可過之

因厚韻以示焉

日光仁宇路洪荒却指武江為故鄉阿堵齋供吾

豈敢瀑前王帛掛巖墻

卜幽文賦一絕以相之其拳拳之意可以見

焉次韻即酬之

送行詩語筆何乾蛇退坡平不竹竿聞說登山如

就善須知後獲是先難

此度函三從吾行將首途作律詩以呈似焉

其志可嘉之乃次韻而示之且規遠大云

雲遠二荒山頂天村村經歷戶綿綿寥虛聚氣大

千外久雨滿城重九前有鳥何忘喬木國非魚猶

識利根川丈夫脚底路行健正是壯遊當壯年

向陽生又有送我征鞍之絕句即次其韻以

授之

赫赫山堂崇我君三年心喪要精勤祥盃出自

二荒岫如見青油幙下雲

伯无生賦一絕送余請日光山其趣可以嘉

焉次韻謝之

二荒靄旅擔夫催山水瑩珠老眼開籬下秋香蝶

相約菊花時節盍歸來

二十九日發江丸過草駕越谷間泥淖處處
僕馬共勞函三及人見友元同行不然谷

秋霖晴後出江城舉目東方日掛鉦努力擔夫知
所蹈輿如袂馬作泥行

晡時歷糟壁

輿馬經過糟壁村秋風惡客不開樽一醒一醉地
名在舉世劉伶我屈原

寄宿秋戶

宿名秋戶聽昏鐘隘小郵亭膝僅容吾備行厨奴

鄙食千蚨換得葛仙蜂

晦曉雞再鳴出杉戶未辨人面比近幸手濃

牧越智正則還自目光既過數百步暗中不

相知夢裏不相聞古人有馬上相逢無紙筆

之句况於今乎去二十五日濃牧有欲與余

同行之報知然余未能趨裝故不獲從行焉

今茲七月大樹內府正二品大君轉任右

府八月十二日詔使二人來江戶登營

捧宣旨以慶謁仙院使上皇使皇太

后使共来拜賀之於是大樹遣濃牧敬告
于皇考大猷院之廟堂禮也事畢濃牧還
林樾彌高大樹風奉詞皇考告登公早行官使蕭
蕭馬不覺肩輿坐睡中幸手邊半里許有驚宮古來之靈社也我雖
聞其名知其社主以路迂故不往焉我嘗見
其緣起十卷許有云有間王子良岑安世来
此爲神云云其本地釋迦也云云室八洲事
起於此且富士山神與津神其餘處處與此

神同體云云豈翅此而已哉諸方之神緣比
比皆然奚足以論哉今社主之祖幸值
東照大神君擊輿之時受神戸四百石且賜
太刀并馬其太刀今猶在云爾夫有間王子
者有故縊死于紀勿藤代孝德帝子也安世
者桓武帝之子也時世相遠不可同時来下
野國也以有烟事故并富士室八洲等以附
會之諸方神緣大底如是蓋浮屠掠神爲佛
劫主而以客爲主改社爲寺院僅有其名而

其實皆為浮屠所有可勝歎哉然此社戶四
百石獨社主能掌之而社役祭祀不斷云緣
起又云王子携野列長者娘夜涉川號曰河
越又王子行武藏野渴甚拔劍穿地求水號
曰堀魚井此等類不少不知然否

天地神祇鎮日東妄言氷水色空同鷲峰所在點
胡鬼莫把佗名論鷲宮

懋古河憶舊城主土井大炊頭利勝

三代執權名久垂威風唯要厥謀貽一時占得黃

梁夢蓋世大炊纒一炊

古河永仙院者足利氏之蘭若也鎌倉物管
源基氏者尊氏子義詮弟也曾孫持氏時洛
陽將軍家有事故持氏心思已當為將軍既
而執事者立義教為大樹義教初出家為青
蓮院弟子然長其髮暴頭詣石清水為室町
家督普廣院是也持氏怒將背洛上秋氏諫之不
聽遂使其子元服于鶴岡宮前先是鎌倉每
有冠禮必請之洛故副惣管上杉憲實又諫

羅山寺集

乏不從初應永二十三年持氏避上杉氏憲
後號自鎌倉逃駿州既而復歸于鎌倉其後
有事故湘洛之際遂不得和也指鎌倉永享
年中京軍率衆有事于鎌倉十一年二月持
氏歿其子春王麻呂安王麻呂奔依結城氏
朝氏朝欲入日光山既行以其不能據守故
即還已城拒京軍數戰不利結城之城遂陷
氏朝自殺春王安王被囚京兵捕二子義教
命之斬于羨濃垂井安王弟潛脫匿一寺爲

沙彌甚幼而人罕知焉於是赤松純義教京
洛大亂東人搜小沙彌立爲關東總管改名
曰成氏成氏之子孫以鎌倉不能居故年年
或微分散于古河喜連河之間其家臣東土
之據一城者皆自守數及脫怨事繁冗不載
此焉及豐臣秀吉公來東關驅古河并之喜
連河界古河于武人云爾基氏以來累葉之
木牌在久喜其棠院暨永仙院余曩歲往彼
院以見之是行也以路小迂故不再遊徑赴

古河

總管家襄日么麼圍攻甚急血流波結城內爛鬣
鱗削冷笑枯魚過古河

自野木里到真間田下興旋傳口亂道

坎背離前體自如尿牀厠上只平居懸河雖吐腹
如海不減不增依尾間

今日又滂雨淋漓從者衣製ルエマラ

天工不易定陰晴懊惱吾儕逆旅情
餘滴恰似蓬舟陸地行

斯須歇于小山且坐喫茶東照大神君在

世時本多上野久正純以此所為采邑

正純巨室既塵微物換星移訪者稀顧雁俄思姓
下鶴村田如故主人非

出小山而行有二道前而往還於宇都宮尤
轉則壬生之通路也

楊朱南北忘西東哭泣何為阮籍窮尤折壬生從
此往直途遙指宇都宮

安川

羅山寺集六

雨後方增河上秋為看水鏡幾回頭王樣卧跡水
消盡萬古孝名統不休

飯塚

近歲新置此野

啾啾黃口此來過世上老饕看奈何拾棄民如負
荆者當供善飯祭廉頗

萱町

驛頭驛尾小矮茅屋駢連為隣相對

為編戶俗謂之萱町夫萱者非茅草也而卿
談言茅草則以萱字為訓亦是以茅為菽之
類乎言之訛也文之轉也若欲識字則可問

千歲之子雲若又倭訓同而植物異乎

到處郵程何等閑不憂拙計苦貪艱祇今屋裏須
擎笠雨過數町第一間

函三友元徑行室八鳴以見之以其為名蹟

故也余先着壬生逮秉燭二人同到壬生余
曾見彼鳴今再想像作

地名為室幾多年雲影氤氳揚水煙神物如生南
侃翼八羽飛集八洲天

又

倭篇不使鳴池乾下野州中古跡殘庸詎八龍鮫
室住家家竈有伏龍肝

是夕壬生城大三浦志勿牧之家人筑摩某

來訊述志牧之意寄小者若于蔬菜等乃投

厨下而調和以喫之此城及民屋今春嬰鬱

攸而煙煤狼藉如今漸修復改造逐日須如

舊志牧之志可以感羨焉志牧在江戶聞余

經過於此而有此贈維卵魚菜在贈中故詩語及此

淮白發鳴盈籠筴菜根錯雜煮牛房明天豈有洪

濛氣今夕劈開雞子黃

又志牧所贈有泥鯁

長缺勿言歸去歟今吾鮮食不勞漁海鱗極大泥

鱸小相似真鯁是子魚

又

宇治在勢又山城兩處壬生一樣名廣知掠虛昔

薩號壬生地藏在西京

壬生路傍有慈覺生處今已不有小祠也繫

白紙幣於葉繩曳之以為證俗傳覺死畧山

徒與慈恩寺僧爭其骸遂身首異處云
渡海圓仁震旦通曾聞台嶠古時風門徒如蟻如
鳥否身首奪分西與東

九月朔朝出壬生旅店會大久保政朝還自
日光並輿面話報吾安穩于江戸留守者

霧中逢友互吧吧三日行程天一涯並轎傳言惟
幸甚告家使識我無它

榆木驛

春風鑽燧受陽精秋日經行量幾程昔有故鄉豐

社在今聞榆樹置郵名

鹿沼

今日所見與地名異

面前清渠綠帶小龍顧灌木在山表世間虛名物
皆然未見麋鹿又無沼

花間河

古來川上嘆晝夜永瀏瀏花徑水何暗桃源洞自
幽枝枝非木筏葉葉不扁舟菊滴南陽岸草沾下
野秋代入魚洗錦蘸手蝶奔毬漱石含雞舌湛藍
瀝鳳味越聞紗綸浣渭見粉脂流梅落泛橋溜芍

開催洎遊最疑龍火伏波面有烘篝冷笑殺風景
每春楔可修

火夾村

腐草滿村疑有蠶箸匙挑起死灰燃星星須向隣
家乞一竈薪窮火尚傳

板橋 距日光山三四里許

來往途中一小莊本非略約不與梁孤村應為日
光近九月朗天無肅霜

今市去日光僅二里時日中市未散

將入補陀從此過市門須是賣僧伽即今麾日競
趨利一掬金傍二曹戈

落勝道所稱也本名二
荒蓋其音訓之轉訛也

此處有淨土宗號如來寺 大猷院大君詣

日光山有穢忌宿此寺傍新造官舍為之

儲備故賜住持僧銀若干仟且寄附田地三

十斛既而天海以今市為日光門前故欲取

如來寺以為末院於是增上寺住持上人某

告訴未行斷決海黨將弁吞之久之官命復

故祗今為淨土之末寺

淨土天台孰弱強烏為相奪界豺狼輸贏爭競佛
心裏知是道場耶闢場

鉢石

日光山麓市民多何有考槃為碩邁若使阿難心
匪石鉢堅不可見登伽

此夕踰山管橋訪梶尤兵衛某兼獨相見乃
附若羽林狀讀訖傳送之于山口圖書助
及龍光院僧某甲而約翌旦參堂之期且

與梶氏有懷舊之感此人者大猷大君近

習具臣也

時號曰小納戸衆

薨背之後入山近傍

堂邊故官命掌山中事與山口氏共行之

一霄薊若共相逢道舊結眉聊喜棕山上雖嘲驪

岫景依佛阿監說玄宗

辭梶氏畢赴山口氏宅即其隣也山口氏病

後著袴尚見慶彼平復余請使傳語于大樂

院沙門某甲以告明晨參官之事於是舉

猛燭而歸鉢石之僑居

石岩擎確似老肩只憶昇夫頰往旋夜白而今何
惡路照山燭影映長川

山管橋

悲鵲非龍山舟長驚看複道架天潢投管若作羅
公杖近月銀橋通日光

黑髮山絕句次函三韻

崑崙靚面問青童盤石髮毛苔徑風峰似小兒終
不老孱顏辜負世間公

古云盤古皇死其毛髮為草木杜詩云諸峰似小兒又有五老峰之號今借此等字以用之又賈島詩松下問童子又答為石髮末句取許渾語而

及之又杜牧云青春不負公公公也世間公公共也借其字也

二月朝卯辰之交詣大猷院殿御堂獲函

三友元同行花房氏提氏龍光院沙門來會

余白眼白袴玄襪捧香資奉拜函三友元以

序而獻以拜皆同殿堂黝聖輪奐惟新光彩

煥發踰石階登每曲多級甃砌無罅左右石

壁岩墻穢穢布地門門圖畫步步無塵就中

揭宸翰院號三大金字于朱門鐘樓鼓樓

相並連甍有巨石盪盤以長銅筓兩箇數丈

許引瀑以注于盤，清泠足以洗手，激流足以
滌肝，且造秘庫於深高處，以銅片蓋覆之。少
時所見猶夥，不可枚舉也。况其餘所未見乎？
余已老矣，再來不可期，故請得見人，未見處
而無意以歸。乃辭花房氏、梶氏等而去。花房
來自江戶，一月間監視禮拜之人，以書其姓
名告執事。此輩每月輪番往還，是日花房在
山，故來會焉。時號曰
昭堂營構棟雲新，四海蒼生如奉親。日域餘光搖

月，蟾把他利利，勿比倫。

又

日光山上暮秋風，草木如春偃露中。淨界何須方
外覓，人間自是有天宮。

步自御堂直詣東照宮，函三友元亦從
行。及階逢大樂院沙門某，踰闕禮拜及再所
捧如前拜了，二子共再拜。既而神職者持幣
向吾，以揖颺即入。與沙門共拍手，事畢更登
羊腸石徑入高處，再三級有事于所見而退。

槐庭所坐久欣榮况又柳陰千萬營今古本源流
不盡武門草創大功成

大師堂天海僧正所掩土立一字時人呼曰

大師堂余先是初見一高處有堂問之荅曰

大師堂也此山勝道死後台徒以為已窟宅

則智顛乎最澄乎圓仁乎皆非也按本朝

最澄圓仁空海圓珍此號四大師仁和寺僧

益信雖求此號然有故不行海物故後武家

執奏於是勅賜謚慈眼大師希世之事也

是行遐想遂口占一首

生涯還死法華心福壽海中波浪深時節因緣追

顛頂陳隋帝者不知今智顛號智者大師其弟子
灌頂號章安大師陳隋二

代弘
其教

余攀此山三十七年間殆十五六回其見本

宮新宮三佛堂賴朝堂本号法華堂常行堂及龍

尾寂光等已熟矣然累月積年諸堂衆舍或

改舊貫或新造為或補以繕之或易地而移

居今茲愈改其所觀悉皆東照大神君

大猷院大君之庇蔭也

蜜脾綴處必芻稠堂院莊嚴聖之又鬆豈翅紅楓翻之

錦繡山中富貴白雲浮

次韻函王拜東照宮詩

超越神宗陵廟輝靈光難及日光巍多多蠻國舶

頭貢八八蜻洲旗下揮徒慕金仙為羽化却居王

殿似翬飛柳管繁茂本枝在不受清陰舉世稀

四本龍寺詩次文元韻四本龍寺元是本宮也僧勝道所創立也

神護景雲山始開爾來名通野摩堆何僧嗅易知

天道乾卦四爻自得哉

本宮置千手觀音

余三十七年前詣宇都宮與同行人請禰宜

見緣起乃古記一卷也此神即是國津神也

二荒明神之子也又見一額題曰日光大明

神由是見之則以宇都宮神為日光明神可

以證焉乃知父讓跡于子而避於二荒山者

歟又知其為國津神則下毛野國之守也非

大已貴非日吉神故延喜神祇式載下野國

河内郡二荒山神社昭晰可見焉何把異域
西方之鬼神雜亂日本之英靈哉沙門勝道
以山依為已有而二荒補陀落以倭訓近故
改山號以開基逮圓仁赴唐兼學顯密而還
乃欲使勝道者流與棄于已乃以二荒日光
音近故改補陀落為日光則謂大日遍照之
山也於是別立一字名曰新宮昔朱文公謂
名山勝地幽閑處多被浮屠掠取誠哉是言
中華既然况我邦乎吁古者禹與益烈山澤

而焚之虎豹犀象之為害者皆被驅逐而人
民蕃育故重華命益作朕虞周公置山虞林
衡亦是益之遺則也焉得虞衡之人以驅之
豈翹惡獸而已哉梓匠者往芻蕘者往雉免
者往隱逸者往如此則人民無害而有益奚
疑哉而祭之以禮其守愈有效神而有靈何
不重我言

野刈鎮護巨叢祠恠殺觀音來現時他處含靈無
混糲宇都宮是此神兒

觀音臂折張馬目本官新宮不同屋早晚四手變
四蹄失却九百九十六

緣起謂空海入此山往往有所建之跡余見
性靈集及師鍊釋書附法傳等海遂不來茲
但依下野伊博士之請作勝道碑以寄之何
誣海耶余壯歲奉從東照大神君之獵狩
一宿相之腰越急遊江嶋入岸穴行數十步
有小水渚處土人云空海來卧此處于今不

熱不寒殆如人肌余以手掬之冷濕如常又
何誣而惑人乎亦是海不來然世間慕彼名
故矯掩至如此矣海不來江島不登日光唯
僧侶借其名以誣當時惑後人而已古河城
中有賴政櫓壁俗號曲輪也所謂源三位乎亦未
詳所據
堪笑矮人來見塲雷同信耳共陽狂一傳勝道碑
文後空海虛名留日光

龍尾 本尊阿彌陀

直流一汎濺山陁王沫歎飛錯落星石擊波頭相
救否率然蛇勢躍清冷

三水板昔云千年物也在瀧尾上頭

箇箇侵霜不白頭料知龍腦暴肪油石根並結銅
柯接三大仙秋一色秋

摩多羅神

僧徒說云傳稱最澄入唐時金毘羅神現于鱸
頭曰我護汝風帆無恙歸朝祈祭此神一名摩
多羅神即是大巳貴神一體也山王元是配此

神故台徒莫不信仰之摩多羅好歌舞左右有

二童或擊鼓或起舞一曰丁禮多一曰尼子多

是脇侍兩童也若鼓腹不空則無聲可以出若

無機則無可舞動此其所標教也又曰此神譬

之竹竹外直圓有節中則虚心四時不變色此

神意亦復如是是台徒所秘而所訶于欲聞之

者歟夫山王者若果日吉神則非大巳貴也松

尾神大山咋神有所配而大巳貴之兒孫也余

曾作山王辨在反故堆裏否今偶忘之矣此神

像秘置法華堂內人罕見焉法華堂俗號賴朝

堂未詳其仔細有文六佛九軀此三佛高夫於彼

胡鬼吹傳異域風摩多羅亦在山宮日東豈是瑠

璃界附會藥師神將中三佛像彌陀十手馬頭道長公御堂

破屋尋常貪窳悲伽藍多費又滯祠法成寺佛三

分一存歿誰看彼此時

相輪檣

出地上高五丈餘入地亦深疊石為穴埋其根

根邊周以井幹而固立之天海與右金吾源正

細胥議請于官以造建之僕告曰其大可二人

大者為楹為棟梁等閑五丈一乾薑葛藤爛處陸

沉否破費東山水上檣

想像寂光次函三詩韻寺安置不動像

寂光世界本來無不動所居同一區赤水引流移

此否泉簾白盡幾玄珠

三日夙起函三友元陟中禪寺山僧一人與

亭主俗無貴賤宿為鄉導及晚歸鉢石乃聞

羅山詩集

羅山詩集

羅山詩集

羅山詩集

過清瀧寺停輦駒于中途以峻險不可駕故也徒步進登中禪寺入湖上之坊以飲食之界頓食于奴僕使僧等開鑊戶視植木千手大士四天王像勝道像且乘小舟泛湖面上陸援葛蘿踐岩石殆欲嚙足透無人之境觀華嚴瀑布直下一級百餘丈許雙眼如眩兩脚最酸既而返本路復駕輿以歸云云語在函三紀行中余三十七年前太神君自駿河列久能山改葬於日光山時陟中禪寺故今

日不同行也但以不看華嚴瀧爲小憾鎌倉將軍宗尊親主作倭語樂府其中有補陀落之題以謔華嚴瀧蓋謂此也歟古人有子長遊又有江山成助之語杜甫有夔勿以後之警策邵雍有壯歲諸方之行遊今也函三可以識焉且示諭友元亦知之然不立岩墻下之戒亦不可不思焉敬哉湖在峰頭是諏訪管根湛水亦滉潏蹇象艱難獨中禪坎上兌下小舟盪

中野國三歸自中禪寺曰觀華嚴瀧作排律一篇
以呈之言其直波直落長流百餘仞至於其
涌出處不可以見不可以測則未知其脩幾
許也想其源出自湖者耶所話頗詳所詠又
備聊足以濯我旅塵昔孫綽未見天台山而
製其賦吾今亦遐想緬懷口占一絕云爾
激石長流雷怒號想當赴壑作層濤銀河落自崑
廬頂性海滔天水亦高

奴僕還自華嚴瀑胥語云自湖上陸以行如

無路導者分草排篠先之尾從者移刻下石
壁如阜細梯其危險最甚漸至少平處臨見
瀑布如曳長帛雖千尺龍綃亦如此乎國三
友无暫憇焉仍遺僕等與導者共下其徑僅
尺餘左右有小篠其外皆深谷不可測也行
可百步餘至巨磐上其石臨谷如宇檐雖飛
禽走獸不易往來磐上有大榎樹苦行者繫
長繩於樹枝而後結附已身令導者縋苦行
者投于瀧敲擊之既而曳舉之彼文覺入

謂耶佛書所云魔亦此類耶華嚴瀧流爲長
川號曰小古來川其中間寂光之瀧水所激
也岩石激磯白浪迸玉聲如雷喧豨即是山
普橋下之川也過橋而左稍荷川亦合流於
此即是瀧尾之一枝也山水之羨兼具者誠
非它山之所及也

塵垢洗除巖窟中依倚文覺浴三熊世間修驗入
峰者猶有華嚴瀑未通

植木觀音千手像在中禪寺相傳勝道所刻
也生水根株于今在地中函三所見詳於余
昔所見因記憶之以作一首

卯水觀音古道場補陀孤絕在高岡非金非土唯
坐植三十二相無此相

僕童自中禪寺折紅葉而歸

普門開處現神通海岸移居高嶺中冷看觀音奇
恠事白花雖小變紅楓

佛法僧

山中有鳥鳴佛法僧故號曰三寶鳥是僧輩所

誇說也。紀之高野城之醜醜并此山三處有焉。我國俗說鶯或嘯日月星或呼法華經鶯聲掛本尊之類則他山亦可有三寶鳥乎。空海所云三寶之聲聞一鳥謂高野所有也。禪徒相應夢岩有豆耳鳥詩亦此等之類乎。古人有聞蟻動而為牛鬪焉。有以蛙鳴為鼓吹焉。是耳之病耶。矯托以誘唆乎。誰得治長白龜年之傳以正之哉。梅聖俞蘓子瞻黃魯直等有禽言詩。余今偶爾任筆。云云。林下今古。世世。三。似。良。詩。林。下。

不如歸去。淚沾襟。谷響風傳。山更深。趨織催耕。教衣食。一聲三寶是珍禽。

忍辱草

藤原敦光。二荒山記云。草有忍辱鳥。有佛法僧。對云云。

無種土毛自葑葑。極植福田。不用禾。勿言佛法有金湯。草賊太敗。忍辱鎧。

二王杖

中禪寺有雙杉。魏二王杖。寂光亦有。兩株皆高大。與龍尾三本。執甲乙其。

斷三人合抱。猶有一餘。

雜詩集六

六

兩杓自是千年物，昆嵐大吹不可拔。樓至螺髻俱
化生，知是山木皆成佛。

金殿中禪寺塔

多寶釋迦俱對顏塔婆，一箇右今闕南天芥粒難。
投擲涌出中禪山上山。

四日出自鉢石，歸路宿榆水驛。今市村外有

二道，其一則通宇都宮，其一則往還于鹿沼。

此兩途，左右傍植杓木千萬株，或細小或喬
大或新而大，或碩而蕃，與古松相雜者亦間

有之。松平右金吾正綱所移栽也，以願為日

光杜木故而巳，是行也。函三欲往見宇都宮

然以其路迂遠，故復還于來路。

馬背西風秋未徂，野勿處處景何殊。松杓惟際金

吾棒衛護，日光邊畔途。

五日昧爽出榆水宿，可半里渡小倉川。天氣

不冷，故不勞朝涉。

朝涉小倉駒足忙，役夫肩聳枹頭揚。吾輿不借國
僑惠，今又下流無紂王。

合戰場

土人云傳稱小山皆川之關
場也知其詳者未之有也

古人戰地任今聞只有遺名不有墳王露草頭如
白骨輿中諳誦李華文

椽木驛

此村亦聞郵驛處秋入輿箔慰羈旅知是槽檉繫
猿狙飼得朝三暮四等

富田里

洞下大中寺在此處

風吹無射午時天行盡村村亭埃前甚恠氓民却
分貝并開富字是同田

仇野

土人口豐臣秀吉時修理大夫某領

此地四萬斛及台德相公之世匠作有事

被黜掌倉司簿之輩措克以為九萬斛其餘

稅金數千兩既而賜本多上野介上野介植

松于左右山殆數萬株既而上野介性盲左

遷于由利於是此地為官貢且材木不可勝

用也又每歲薪柴價金數千兩及

大猷院君之時分賜并伊中將士并侍從酒

井少將各充一萬八千斛其餘所未賜則為

御厨料故主稅者非無私其利執圖帳者與
同其茲今之汚吏細于米塩倍于前吏受俸
者皆無不腹立背熱矣何無如下未欲烹弘
羊之人乎其聚斂貪吝之酷不能容易言之
雖他膏腴地皆然云爾余今望彼所栽松滿
山青青鬱如鄧林吁其人不足以爲一炬之明
又不得以爲一束之薪又不得以伐採柱楹
曲椽唐人詩釀得百花爲蜜後不知辛苦爲
誰餅且種子作高松有所待者也劉後村所

其嘗謂一生著數落人先白髮栽松却可憐是此
外等之人乎吁松哉誰植之誰獲之雖然若祖
龍之楮アタタカ湘山則暴惡也若衛末公之椅桐梓
漆及樊重之所栽植則保國家者之所不忽
也
移植稚松期鶴來料知後世笑哈哈一時便作千
年計留與他人採羨材
佐野郊外二里許有號舟橋者雖無水而纜
有略約倭歌所云處也或曰水潛流于地中

雜記

出于佐野號之天河焉所謂佐野渡豈是乎
想昔有川今涸乎若不然何以有舟橋名乎
乎境中華水之一隱一見者濟水也是非無其類
也歟若夫地脉改道地震拆壅者亦有之乎
若三河國無八橋無杜若之屬亦然乎今舟
橋松杪三四株下有小祠又云佐野民家相
並處號天貓鑄錡釜鎬處也
佐野舟橋有古歛何時至使舊蹤無聞名應不信
其實無水無橋路亦枯

續詩集六

三十一

佐野西場之間多小村隔村有田畝有獲禾
者有犁畊者土人曰今茲此地久不雨故無
禾處則荒損有水處則有稔
田野雖多無有華湯王聞昔德惟新村園日暮犁
耕在莫恨官途寸暇人

將到西場有川置大踈籠納白雁涵于水中
者問之荅曰此囿也受許捕鳥符而執鳥雁
類如此筭其頭以貢之其餘則賣之云

幾多漁獵涉山川籠網手中常擊鮮為醫為媒

雁外雉文象菌物皆然

過依野行殆二里許入山麓一村號曰西場
友元即罷法印元德之采地也村老與土民
等出迎友元于中路余與函三共被誘引乃
來此焉設浴湯備飲食遂宿焉

林麓西場掃綠苔柴門先捧酒茶盃不圖野菽山
肴外添得珍鮭玉鱸來

六日晨必漸過出西場赴足利殆二里半眠
於肩轎中先行者假宿于里人余繼至携函

三友元往于學寮寮主睦子出迓寒温了進
餅糍養備酒茗既而出聖像令見之揚諸
壁間曰龙子路右顏子且有告云往歲尾刈
亞相日光往旋時來此覽之諭教曰閔子騫
乎非子路也余嘗談此事延喜式大學寮有
孔子并十喆太宰府學寮只有孔子閔子而
已其餘不有焉故亞相所諭如然乎又有杏
壇孔子樹下孔子又有孔子見歌器圖此圖
陰書曰上枚安房守憲實永享十一年閏五

月寄進足利學校又安孔子木像于客殿
皆拜而歸曾聞此學寮者小野篁舊蹟也故
以爲學校年久未詳又聞源將軍尊氏與官
軍戰失利落于西州及多多良濱之役遙析
聖像遂大勝入洛且聞藤元府賴長記有於
私館於大學寮而禱孔子之事後世皆淫于
浮屠不知崇信聖人故內裏不建大學寮况
餘州乎遂不得聞國學之名大宰府舊蹟亦
不有之也僅此處而已告朔之羊不可廢也

吁風俗之頹敗可悲哉絕句一首以呈之函
主文元同作焉即授睦子睦子復談云關白
秀次歸自東時前寮主元信閑室取什物從
秀次以赴洛東照大神君聞而恚之既而
秀次背秀吉公入高野山自殺於是信亦轉
徙神君使城氏與月齋責收什物以還此處
所謂此四幅聖像及五經注疏在其中即今
所縱觀之圖像是也故法眼狩野祐清所畫
也云云

儼然小影盍尊崇海上乘桴秋未風千歲再逢楊
伯起關西易地在關東

出自學寮與睦子同入錢阿寺寺者與學寮
為近隣足利源義兼之舊跡也義兼戒名錢
阿因為寺號堂內置大日像密宗僧住持所
領僅六十斛分配十二塔頭故輪藏朽而破
壞不能修補焉想義兼全盛時豈意至于若
是也然他寺有名無蹟者礎石纔殘者其名
號不知之者徃徃有焉如道長公之造法成

寺紛奢駭矚丈六佛九軀如梵王宮帝釋天
所居也到於卜部兼好時既無像無寺其礎
尚無所遺雖多少朱門宮殿豈不然乎由是
見之當時華羨奇麗之處焉知不如今之感
昔哉宋景濂見血書大般若經六百卷破裂
散失而歎古人之血為寫經瀝之其忍戒艱
苦之甚後人以爲草莽雖股民膏脂竿他津
液者今亦然乎後亦奈何

輪藏既崩蹤僅存黃泉當斷義兼竟昔時金鎖真

銀鑰秘密莊嚴鍔字門

出足利赴行道山提宿主爲先導面前有山
形如分裂問之乃對曰謂之城山源尊氏所
築居也山腰有平處尊氏以爲馬場全家人
隸習駕馭又曰距足利二里許有稱赤橋處
余聞之思彼則尊氏舅家所任歟又曰新田
去足利可二里德川亦近但至世良田殆可
五里寺尾在新田中余復思大炊助義重據
寺尾城以其源家之嫡流故有自立之志不

應鎌倉之招呼是其處也耶進登行道山其
路傍有民戶處處曰土井能登守及舍弟尾
介所食之邑也漸逮坂道下輿而徒石尖徑
狹適兩山之間似峽嶮有大磐相對號之名
號石自山上細流入溪其清激如小瀑而大
杙巨檜老稚青鬱可蔽人又別有樵子小徑
且束巨薪積堆于路愈進步則曲折鋸齒踐
層棧者若干余老矣使從者推腰以登函三
友元踰尾而躋旣入寺門巉岩衝鞋其居者

倚崖傍岩以架舍屋雖古之岩栖谷飲不適
 乏也有額曰淨因寺任持僧利山聞余來驚
 出迎縱觀其所居并寮舍皆並階有小屋清
 掃無塵雖鳥之巢棲于山不適之也且坐喫
 茶利山曰佛光嗣佛滿其嗣偉仙開此山故
 舊屬鍊舍圓覺寺近世屬妙心寺為關山汎
 偉仙謚曰法德又談曰此傍山行二百步許
 號曰大岩行基菩薩所關也死埋此寺邊所
 傳稱未知其詳也余輩辭而出利山并伴僧

數侶出門送之逮還足利既秉燭
 山岩狃絕處右蹟未空亡鳥道百千尺鯨樓九月
 霜凌雲登勝地臨谷架禪房單豹不逢虎何趨名
 刹塲

是夕睦子來訊謝報今朝所往訪且次余及
 函王友元三首詩韻袖之以呈且索點竇余
 加雌黃以諭焉睦子作禮而去偶土井能勿
 家人大野某聞余宿于此贈以兩肴佳菓精
 米一俵薪二十束以其有餘故寄薪於睦子

夜既闌則使宿主傳告之七日出足利濟二
野瀨川淺而廣然有高擡輿于肩頭處擔夫
揚聲呼石滑則後者答曰諾諾踰河而行過
館林到河俟而亭午進行器餉時向陽生自
江戸騁使捧簡寄鮭魚一頭乃告留守安穩
問道路無它否余讀之悅甚且賀之以絕句
慶余始赴采地又家書數通所謂抵萬金者
乎館林者柳原式部大輔康政為城主年久
矣及其孫忠次改之為奧之白河城主乃使

松平和泉守乘壽居焉河俟亦泉牧之采邑
之中也忠次今又改白河以擡播之姬路城
使本多能登守華越後村上食邑徙居白河
城館林舊名佐貫爰有善導寺東關淨土檀
林之其一也近歲余所識沙門以傳住持後
改遷於飯沼弘經寺一年前以傳物故可以
憐愍焉彼為我方外之教情然我何玩人喪
德哉復奚辟哉

東國武人居守傳壘邊二里利根川館林善導雖

如故城屬泉冽僧入泉
自館林街衢行到河俛而乘航于利根川過
須賀村酒卷村而入梯沼梯沼者余之采邑
也宿野老宅滿村民來拜走於寔絕句一首
用向陽所寄詩韻
吾老聊爲籃輿遊始來來地少時留紙如梯葉硯
如沼寫出林光錦樹秋
八月朔出自梯沼過熊谷入蓮生寺寺內安
無量壽像其右別壇有蓮生法師木像土人

羅山詩集

卷五

三十五

曰此自洛東黑谷摸來者也道心者造厨子
漆飾以寄進之蓮生者直實法號也此寺一
里程有村岡直實死處也而埋骸于此寺或
曰彼系圖在住持處即請見之則桓武帝苗
裔平直方之後直貞之子曰直實昔有大熊
害人多矣直貞少年射中熊熊負矢向直貞
直貞拔刀遂斬殺之一族大驚喜以爲私黨
之長於是以熊谷爲號又以爲地名直貞年
十八早世直實有父風其勇名昭昭乎世今

羅山詩集

卷五

三十五

不及言之。余按葉上僧正榮西死洛東山建
仁寺或云死于相之鎌倉是東鑿與元亨釋
書不同直實死處有異亦此類乎記者傳說
者皆不得其實欵件系圖者自藝勿迎接院
寫來直經者直實之後也將軍尊氏時直經
居于藝勿其居處遂為寺有蓮生像乎
地名熊谷氏同然血氣衰時入佛筵木像若今能
渡火淤泥中有焰中蓮

久下 直實與久下直光為一族一旦爭久

下熊谷之境直實不得意怒而斷髻而去事

詳東鑿

直實直光相怨仇兩家告訴得精不奈何不灌瓜
田去滋蔓却為蓬累頭

袋村 余之食邑也地狹田少若夏久不雨

則菜圃亦槁損但土宜牛房云爾

園圃唯望露霈蕃乾中風味鼠粘根公劉好賫非
私利願暴餼糧入此村

赤木村 亦是余之食邑也地廣而圃田多

或與他由限路或與隣村隔堤之屬赤木者殆三千數百步其間有田有圃水少之年則良水多之時頗不良然以其廣曠故每年之入不乏土民不懶惰則五穀菜蔬亦良歟材沼村袋村赤木村余始來見故與物于峻老等各有差袋與赤木共有新田在別處皆相近接

村名赤木豈無由日影露光林際浮霜葉交松映衆植此行當伴子房遊

九日重陽 夙步自赤木視村中有一古叢小宇漸頽未知其為何祠每逢佳節村童等來遶宇外云爾周叢四百間許乃駕輿赴鴻巢鴻當作鵠傳說昔有一大樹稱樹神民以飲食祭之不則害人一旦鵠來巢枝上巨蛇欲吞其卵鵠啄殺之自是神不害人於是以鵠之除害有益故號曰鵠巢遂名社又為地號云鴻巢之去赤木村僅二里 東照大神君之放鷹于忍也余奉從每冬數歲此時鴻巢者

台德大相國之狩場也。為觀大神君來遊此數日。故扈從輩自忍來奉謁。如拙者亦同奉拜歸。忍距今既及四十餘年。其後大猷相公御遊于鴻巢。余亦奉從。或一朝御覽忍城。或一日獵猪鹿於石戶蘆葦之間。余逐官馬塵以徂觀焉。距今漸可二十年。歟。三大君或化現為神。或登天。或作金仙。嗚呼。所謂一世之雄。今焉在哉。余思如存。如在之意。奚忘之哉。鴻巢不改。舊吁感慨之至。長吁。

一聲聲太息有餘。此地有專修念佛道場。號勝願寺。余曾遊觀。寺僧誇說。此佛像腹內藏片紙。阿彌陀。不知其數。若有求之者。潛取出以示之。乃手探其肚孔。搔出。果然有見。而異之者。有信而合掌者。余亦捧腹莞爾。想今猶然乎。

毒蛇屈曲棲叢梢。尖嘴穿開錐爪插。黃鶻千年来集後。秋風檜雨不翻巢。

和歌又

羅山詩集

三十九

勝願道場安養周念珠在手稱源空少康嘔吐不
清淨流入彌陀腹肚中

喜遊過上尾未亭午然飲食了經大宮世傳永川
神社也既到藏里日漸沒稻毛戶田皆同近
處東照神君自江戸還駿府時御獵此地
本多正純扈從焉劍客柳生宗矩在江戸正
純招之屏入談其劍術移刻而去余壯年應
彼招往訪宗矩揖出正純告座中曰宗矩秘
訣我既知之是日神君自原野未歸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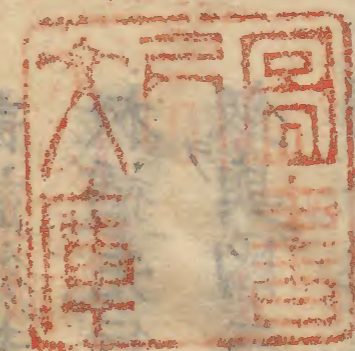
余往見池上本門寺誠大伽藍也近時紀伊
君之萱堂專信日蓮流造立之雖京知恩院
江戸増上寺不過之城南東福寺雖稍小然
諸堂備焉月輪相國爲之檀越共是侯伯達
官所施爲也獨東西本願寺甲勿身延山堂
舍以門徒之衆力造巨寺與向諸寺相抗衡
吁奈何哉聖武帝之毘盧殿爲後世之備之
殆也民豈可堪哉自池上整六卿橋如長虹
之曳地如大蛇之橫波余所見宇治勢多參

川之矢矯之屬并此為最大寔壯觀也他後
侍レ台德大相國御前時言此橋見于池上
台顏快然忽懷四十年前之舊事感慨不少
行行キ到ル處弄ス秋光江府不遙與馬忙四十年餘相
識盡黃花依舊幾重陽
黃昏擔夫少休乃自巖里進到河側舉燭以
航之上岸少馳輿輿丁疲而遲緩日薄霧掩
月故續燭促之先是雨久泥塗今適旬不雨
人馬跡乾枯堅如倒屐齒如踐石徑前者曰

阿曰惡後者曰唯唯又曰允曰橋谷曰看曰
諾諾從者曰三輿近行勿遠谷曰在斯漸至
板橋先行者弛馱踞于宿以須我於是喫湯
飯與國三友元俱矣乃入江戶比及吾廬向
陽子遣人來迎友元奴僕亦來逮其孔邇與
友元共辭各歸家夜漸參半古人所云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誠哉此言也

輿外秋風掃扮埃重陽夜月漸歸來黃花有語須
聽取今日待君猶未開
九月十日

翌日向陽生喜余無恙棗龜呈絕句一章以
 祝之余亦喜其互無它於是次其韻以示焉
 所學居仁宅是安觥排雁蘊說團圓擔頭不挿蘆
 花祭幸幸家無閑子寒



羅山林先生詩集卷第六終

